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邱庭漋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能

太平治迹統類卷四

宋　彭百川　撰

真宗祥符

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中書以事聞上拱揖不荅王欽若曰非聖朝丞平豈能振舉王欽若旣以城下之盟毁冦準上謂欽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謬曰用兵幽薊乃可刷此耻也上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忍復驅之

死地卿盍思其次欽若曰陛下茍不用兵則當為大功業可以鎮服四海誇示戎狄也上曰何謂大功業欽若曰封禪是矣然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人力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久之乃可獨憚王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之旦黽勉而從然上意猶未

決莫適與籌之者它日晚幸秘閣惟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卿博達墳典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意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偶與欽若同上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於内中歡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歸發視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上召宰臣王旦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等對於崇政殿之西序上曰朕寢殿中帟幕皆青絹為之旦暮間非

張燭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朕方就寢忽一室明朗驚視之次俄見神人星冠絳袍告朕曰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朕悚然起對忽已不見遽命筆誌之十二月朔即疏食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結綵壇九級又雕木為輿飾以金寶恭佇神貺未敢罷去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帛曳于鴟吻之上朕潛令中使視之長二丈許緘一物如書卷纏以青縷朕細思蓋神人所謂天降事天地孝奉祖

宗睦擴俗闕和干戈謹一日之所致神告先期靈文闕
歲又言啓封之際宜與卿等祗長跂闕隱之而使衆不
知也上侍周懷敏皇甫繼明升屋對闕受置書輿上復
弊旦等步導却繖知樞密院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
趙闕于諱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啟闕
叟讀之其書黄字三幅詞類尚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
言上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
延永之意讀訖藏以金匱旦等稱賀於殿之北廡是夕

命旦宿齋中書晚詣道場旦趨往而上已先至丙寅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戊辰大赦改元文武官並加恩改左承天門為左承天祥符門擢護門親從官徐榮為大將賜衣服銀帶緡錢榮先覩天書故也己卯詔以天書降申儆在位俾各揚其職以荅天意太僕少卿直秘閣錢惟演獻祥符頌天書降翌日宗諤上皇奉迎酌獻樂章優詔荅之甲戌兖州父老吕良等詣闕請封禪上令引進使曹利用宣勞面諭之曰封禪大禮歷代罕行

難徇所請良等進而言曰國家受命五十年巳致太平今天降祥符昭顯盛德固宜告成岱嶽以報天地上復曰此大事不可輕議夏四月辛卯朔天書又降於大内之功德閣先是宰相王旦等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人同詣東上閤門凡五上表請封禪甲午詔於今年十二月有事於泰山甲午以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參知政事趙安仁並為封禪經度制置使初議封禪未決上以經費問權三

司使丁謂曰大計固有餘矣議乃決戊戌命皇城使劉
成珪龍圖閣待制戚綸崇儀副使謝德權計度封禪發
運事綸上䟽畧云伏望端守玄符凝神正道參内景修
行之要資五千致治之言建皇極以御烝人寶大位而
延聖筭仰荅天貺俯恵羣黎上嘉納之有司言巡狩有
燔柴告至之禮皇帝親行事又封祀至泰山下柴告昊
天上帝於圓壇如巡狩告至之禮有司攝事之儀車駕
至泰山合至望令太尉以酒脯幣帛於山下壇告至奏

可遣使馳詣岳州采三脊茅三十束備藉神縮酒之用有老人董皓識之授皓岳州助教賜束帛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奏罷内帑所助錢八萬緡於是又請輦本路金帛芻粟四十九萬赴京東以助祀事上曰士衡臨事有心力可奬也遂賜褒詔丁謂因請留士衡於澶州管勾東闕從之有司詳定儀注詔皆從之丙闕安等分撰玉冊文上諭之曰闕符端沓來汝述為民祈福之闕萬兩從之丁巳封王闕之六月壬辰詳定闕廢非典禮具備

上告以將有闕人言來月上旬復闕於是欽若奏六月甲闕曳草上有字不能識言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等就職闕授中使捧詰闕奏至上亟名王旦來迎即命旦為導衛使己亥旦與扶闕奉迎天書入含芳園之西門庚子羣臣詣園闕殿辛丑上致齋壬寅備鑾駕以出面拜殿下導衛扶侍自殿上奉天書至上前上再拜授陳堯叟堯叟跪讀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

讀訖名百官示之復奉以升殿酌獻畢上先還旦等導
衛扶侍至朝元殿上迎拜入內時久雨頓晴景色澄廓
苑中有雲五色讀天書次黄氣如鳳駐殿上賜文武百
官泰山醴泉秋七月封禪用玉牒冊凡七文思玉工言
用玉追琢難成宰相請代以珉石及陛州采進上曰此
碔砆之類目之為玉以奉天於禮可乎即遣中使徧詢
玉工有趙榮者言太平興國中曽與衆工治玉為牒冊
歲餘方就寘崇政殿庫亟取用之己酉王欽若來朝獻

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皇城使劉承珪詣崇政殿上
新製天書法物有鶴十四來翔天書扶侍使丁謂奏雙
鶴度天書輦飛舞良久翌日上顧謂左右曰昨所覩鶴
但於輦上飛度若云飛舞良久文則文矣恐不為實卿
當易此奏也癸亥奉天書於朝元殿上齋令殿之後閣
上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辛卯有司宿設天書仗衛於
乾元門自宮中奉天書出乾元門升玉輅黃麾仗前後
部鼓吹道門威儀扶持使等導聳而行從臣望拜於殿

下有頃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輦發京師次含芳園之
行宫上即詣昊天玉冊前焚香再拜以樓名近臣觀衛
士甲馬還營賜百官休暇三日中書樞密院一日上之
巡祭也往還四十七日未常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恬
和祥應紛委咸以為誠感昭格天地助順之致也詔以
正月三日天書降日為感昭天慶節休假五日京師於
上清宫建道場七日宰相送宿罷日文武官内職皆集
賜會錫慶院是夕京師張燈五日内無得刑用仍禁屠

宰諸州建道場三日羣臣亦賜會丁謂請以天書降祥瑞編次撰賛繪畫於昭應宮詔謂與龍圖閣待制戚綸陳彭年同編次其賛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兩制尚書丞郎給諌待制館閣官分撰先是詔有司參詳百官拜表進名儀式且言慶成喬嶽歸美祖宗雖繫孝思實為吉禮比之初上廟號理有不同按唐朝修八陵及遷懿獻二祖禮畢並皆稱賀欲望其日許百官詣閤門拜表賀從之乙酉大宴于含光殿十二月命丁謂等編修封

禪禮癸卯羣臣並以次覃恩詔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不限品秩及諸班諸軍都虞候並與一子恩上自東封還羣臣獻賀功徳者相繼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上善其言即召試中書丙午賜同進士出身時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恐怙於逸安而忽於兢思願毋以告成為恃上深納之昭應宫日役工數萬上以道里稍遠憫其負勞令謂等規畫有言載以槖駝驢車有言舟運謂等

請用車載爲便壬戌詔三司以空船給昭應宫運夫仍浚泊渠道一年秋七月辛未以昭應宫爲玉清昭應宫詔諸州軍監關縣擇官地建道觀並以天慶闕備材瓶蓋者亦聽先是道教之闕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闕士遜上言今營造兢闕之詔從其請闕禪朝覲瑞祥闕二月右僕射判闕有損謙德及違闕辛丑齊賢出判孟州闕臣皆以陛下在堯舜之上闕命出六月辛丑文武官將校諸闕請祀汾陰后土不闕表既三上來年春有

事於汾陰戊申以知樞密院闕祀汾陰經度置制使翰林李宗諤副之鹽鐵副使李士衡又獻錢帛三十萬以佐用度詔褒之己酉發陝西河東兵五千人赴汾陰給役置急脚遞鋪出廐馬增驛傳遞鋪卒增置八千四百五十人庚戌命翰林學士與大常禮院詳定祀汾陰儀注有司定封玉冊玉匱度朝廷擇地為之悉如社首封礮之制從之戊寅詔西路行宮宜令儀鑾司止用油幙為屋以備宿衛不須覆以蘆竹陳堯叟至汾陰數奏雲

物之祥癸未杖殺入內高品江守恩守恩雖近侍上不貸以法論者以謂朝廷至治行法不私中外莫不悚慶冬十月河中府民巨詔詣陳堯叟言五世祖誠在德宗時夜夢人謂曰中條山蒼陵谷有爵寶真文以金札之明當往取竢天書赤篆出可用參會如其言入谷三四里夜覩黃光下有塊石碎之得黃金一斤及書帛取藏於家誠手筆為識後二百餘年屢經大兵飢荒家獨無苦其帛長二丈廣九寸通判曹谷驗之云篆文非常體詞

類道經庚戌堯叟附中使趙敦信入獻以詔爲本府助教
賜衣服銀帶器帛庚申丁謂等上大中祥符封禪記五十
卷乙卯告太廟奉天書如東封之制詔天書儀衛副使王
欽若趙安仁扶侍使丁謂龍圖閣學士陳彭年與太常禮
院詳定奉事天書儀制以聞既而欽若等著爲五卷上之
龍圖閣待制孫奭由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謝神
光之貺上又至務清殿王欽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
二百五十本己酉五色雲起嶽頂庚戌晝漏未五刻上服

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改服鞾袍乘步輦以登前一夕山下大風裂帟幕逮明未已及上之至天氣温和纖塵不動奉祀官㸃檢習儀於圜臺祥氣瑞雲交相輝映是夕山下罷警場辛亥享昊天上帝於圜臺命郡臣享五方帝神於封祀壇儀衛使奉天書於上帝之左攝中書侍郎周起讀玉冊玉牒文上飲福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匱攝太尉王旦奉玉匱置於石𥕢攝太尉馮拯奉金匱

以降將作監領徒封瘞工復登臺閱視訖還御幄司天監奏闕遶壇月有輝氣宰臣率從官稱賀闕振動山谷上即日還奉高宮百闕戴黃氣紛郁壬子禪祭皇闕儀上至山下服韡袍闕步輦工曰接神在闕前久陰晦風勢闕霽燭焰凝然闕四方所獻闕輪五色雲見鼓闕奉高宮為會真宮加號保生天尊青帝闕使致告癸丑有司設仗衛闕高宮之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闕袞冕御壇上之壽昌殿受朝賀中書闕親諸軍校四方朝賀使

貢舉人蕃戎父老僧道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泰山下七里內禁樵採大宴穆清殿又宴近臣及泰山父老於殿門賜父老時服茶帛始議肆赦上謂宰相曰此赦與常時不同但常赦所不能行者卿等並錄出條目共議之務令實惠及民也丙子發陳橋次含芳園時近輔淮甸京東河朔之民自泰山迎候車駕奔走以望天顏者道路不絕丁丑車駕至自泰山扶持使丁謂奉天書歸大內上御

乾元闕阿附取悦上常問以天書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知奭朴忠每優容之是歳時命向敏中諭奭令陳朝廷得失奭上納諫恕罪薄斂輕徭四事頗施用其言及將有汾陰之役會歳旱京師近郡穀價翔貴奭遂奏疏言不可十事上遣内侍皇甫繼明諭以若復有陳其具條上於是奭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不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盗必行北狄治兵不

遠邊境雖馳單使寧保其心昔黃巢出自凶飢陳勝起
於徭戍隋煬帝緣勤遠畧唐高祖由是開基晉少主智
昧邊防耶律光因之猾夏今陛下俯納邪佞遠棄京師
罔念民疲不虞人患涉仍歲薦飢之闕久廢之祠又安
知飢民之中無黃巢闕內無陳勝之患乎肘腋之下无
間天驕之覬覦乎陛下闕猖狂忽及澶淵陛下闕中山
能推鋒縣侵軼郊闕臣欲借闕以先常闕為繼成先闕
用付陛下則未常志而乃卑辭重幣求闕謂主辱臣死

為空言以誣下闕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説西幸蕻其无

事往還便謂成大勛績是陛下以闕佞邪僥倖之資

臣所以長嘆痛哭也時羣臣數奏𤄊又上疏言五載一

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羲易明文何須紫氣黄雲始

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乃野鵰山鹿並形奏簡

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

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

非竊笑有識盡然上玷皇明不為細也疏入不報四年

正月乙酉親習祀后土儀於崇德殿初有司詳定止習壇上儀上崇重大祀乃并廟廷及封石匱儀徧習焉上以靈文疊降盡志欽承且欲垂訓子孫俾奉事之意為誓文乙未命刻石置玉清殿闕宮寶待閣下丁酉車駕奉天書發京師壬申車駕至西京戊午致齋辛酉具法駕詣於脽壇夾路燎火其光如晝甬道盤屈周以黃麾仗至壇次服衮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坐之左以太祖太宗並配悉如封禪之禮即日還奉

祇宫鼓吹振作紫氣四塞觀者溢路民有扶老幼不遠千里而至者或感泣言曰五代以來此地為戰場今日乃獲覩天子廵祭實千載一遇之幸也詔以奉祇宫為大寧宫增葺殿室設后土聖母像又遣官祭告河瀆壬戌御朝覲壇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恩賜如東封例河中府特給復一年半建寶鼎縣為慶成軍給復二年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穆清殿賜父老酒食衣幣上作汾陰禮成詩就宴所賜之又作西嶽賛仙掌詩己卯車駕入

西京時途中屢有甘澍之應皆夕降晨止從官衛士無
霑服之患又農務方興耕民瞻望輿駕所至歡忭相屬上作
喜雨述懷歌羣臣畢和陳堯叟李宗諤自河中府來朝
言初經度事至禮畢凡土木工三百九十萬餘止役軍士
輦送粮草供應頓遞亦未常差擾邊民已未詔恭上汾
陰后土廟額曰太寧以河中府進士薛南為試將作監
主簿首詣闕請祀汾陰者也六月己酉詔諸路州府遣
親屬奉方物詣汾陰者送學士院量試本業授試秋齋

郎不就試者補三班借職如東封例乙丑刻御製大中祥符頌於左承天祥符門五年六月壬子玉清昭應宫使丁謂言天書閣望柱起黄白雲相間又吐白光若銀絲上闕色上作瑞應詩賜近臣闕吏辦賜輔臣人闕祥瑞躬親細務闕於國學許闕先令汝闕帝翌日闕於延恩殿闕自東南至掩蔽闕天尊至冠服如元始闕人通天冠絳紗袍上再拜於闕散天尊與六人皆就坐侍從在闕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設榻闕甘白如乳天尊曰

吾人皇中九人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丘後唐時七月一日降下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及曙以語輔臣即名外殿歴觀臨降之所已未禮示中外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兩京來年下税放十之二諸路十之一賜致仕官全俸一年幕職州縣官先經省者權增五百員任滿即停命詳定崇奉天尊儀制以聞

己巳上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有司請以玉清昭應宮玉皇後殿為聖祖正殿東位司命殿為治事之所辛未躬謝太廟六室詔聖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為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為降聖節癸酉詔天下州府軍監天慶觀並增置聖祖殿乙亥詔上聖祖母懿號元天大聖后戊寅改兗州曲阜縣為仙源縣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以奉聖祖及聖祖母遺內供奉官周懷政與本州長史規

度興作俟宮觀成日備禮舉冊凡宮觀之制皆南開三門二重東西兩廊中建正殿連接寢殿又置道院齋坊其觀宇之數差減於宮是月初置玉清昭應宮使命宰臣王旦為之六年正月乙夘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成三月辛丑國子監新修御書閣有赤光上燭長尺許判監孫奭以聞甲辰聖像至上齋於長春殿百官宿齋於朝堂上乃具鑾駕由宮城西出天波門就宮門望拜權設幄奉安擇日各升本殿升建安軍為真

州鎔範聖像之地特建為儀真觀以御製大中祥符頌
真遊頌聖祖臨降記賜天下道藏從中書門下所請也
七月劉承規卒謚忠肅承規性沈毅徇公上深所倚信
尤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瑞命修祠祀飾宫觀承規悉
預焉作玉清昭應宫尤為精麗屋有小不中程雖金碧
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其費及宫成追贈侍中
以權三司使林特為修玉清昭應宫副使特勤於吏職
善承上接下每見修宫使丁謂必拜一日三見亦三拜

之與吏卒語煦煦惟恐闕人皆盡力事无不集丁巳文闕亳州謁太清宫詔從之辛酉闕祀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闕命五使及遣計度闕亳州官屬如分闕陰記丙戊闕閣待制闕又將祠闕豈以明皇為闕足為深戒者非獨陛下也明皇之无道亦闕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詔闕當時雖有罪巳之言覺悟巳闕自覺悟抑損虛華斥逺邪佞罷興闕无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闕丁謂自亳州來朝獻芝草三萬七

千餘本七年正月壬寅車駕奉天書發京師丙午至奉元宫齋於迎禧殿次亳州丁謂獻白鹿一靈芝九萬五千本巳酉三鼓具法駕赴宫時密雪驟霽自奉元至太清十餘里夾道設燈籠燎左右執炬間之焜煌如晝上奉玉幣酌獻讀册文命太尉封石匱上又詣先天觀洞霄廣靈宫行香復至太清宫真源觀周覽還奉元君肆赦亳州乙夘次應天府天書升輦有雲五色如花木又黄雲如人連袂翊輅而行占云春雲如花木者旺與德

相生如人連袂色黄者子孫分土延祚之兆也扶持使
趙安仁請播為樂章以備獻從之丙辰升應天府為南
京辛酉車駕至自亳州乙丑詔自今天書在朝元殿車
駕由右昇龍門入自東上閤門就東階赴殿焚香闕
廣廷以盡嚴恭之意所司著為定式上宿齋於玉清昭
應宫之集禧殿庚午行薦獻之禮遂赴太廟辛未享六
室五月壬辰命左僕射平章事王旦為兖州景靈宫朝
修使乙未詔模刻天書奉安於玉清昭應宫命王旦為

天書刻玉使王欽若為同刻玉使丁謂為副使兵部侍
郎趙安仁翰林學士陳彭年為同刻玉副使入内押班
周懷政為都監修玉清昭應宫使丁謂表諸御製本
宫碑頌及御書額從之壬戌遣使齎御藥賜景靈宫朝
修使王旦癸亥旦入辭又賜襲衣金帶鞍勒馬仍賦詩
以寵其行詔自京至兖州察吏治民隱聽以便宜從事
丙寅詔天書刻玉使副等詣内殿覲待詔戚亮摹寫本
三函上皆跪受置案向敏中陳堯叟丁謂趙安仁捧持

王旦與王欽若對讀陳彭年詳字體初有司具儀上監之增跪受親啟封又加上香者三再拜者八八月丁丑命内侍都知閻承翰奉安太祖太宗聖像於南京鴻慶宫辛卯内出御札與天下臣庶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歴含具體道玉皇大帝以來年正月一日躬申薦告仍定議式頒下冬十月甲子以玉清昭應宫成詔賜酺左京五日兩京三日諸州一日宫宇總二千闕一十區初料功須十五年修宫使闕繪一壁

給二燭遂七年而成闕雲如蓋覆太初殿三鶴集殿闕
夘翰林學士晁迥上玉闕宗操繼上景靈宮慶闕善訓
弟子亦搢紳闕奉祀記三卷闕金水后作土祠闕道以
屬玉清昭應宮闕為三神山起閣道幾闕竦抗疏皆以
為不可其寶符閣奉神果實旦起視之闕食之八年正
月壬午朔備鑾闕殿奉表奏告尊上玉皇大天帝聖闕
天書於寶符閣塑御像冠服立侍上升閣備登闕獻還
御崇德殿受賀大赦天下八月癸未陳州知州樞密

直學士禮部尚書張詠卒贈左僕射謚忠定上甞稱詠
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宫觀
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
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
謝謂上亦不為忤云壬辰盛度上聖祖天源録五卷因
上言所編事迹慮有未備願别命儒臣就館閣羣書更
廣編撰以繼先烈詔從之仍命王曽及集賢校理晏殊
與度同纂集九年二月壬辰命修景靈宫副使同王清

昭應宫副使户部侍郎林特詣兖州景靈宫太極觀設
醮以營建畢故也宫觀總一千三百二十二區詔獎監
修内臣賜工卒緡錢五月甲辰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
詣玉清昭應宫與天下臣庶上玉皇大天帝聖號寶冊
又以十一日有事於南郊行恭謝之禮諸軍賞賜並以
内藏物充三司勿催促諸路錢帛諸州軍監无得以修
貢助祭為名輒有卒歛丙辰以景靈宫會靈觀及兖州
景靈宫太極觀成羣臣稱賀庚申景靈宫使向敏中修

宮使丁謂並加兵部尚書副使以下進秩各賜衣帶幣宮宇總七百二十六區冬十月壬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二日詣景靈宮奉上聖祖徽號禮儀院言正月天書降用上元日朝拜玉清昭應宮十月聖祖降請以下元日朝拜景靈宮著為定式乙卯詔改來年為天禧元年王欽若嘗自言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字則唐司徒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

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戊辰欽若言度
墳在鄭州祠宇毁壞欲自以家財完葺詔可仍録度孫
坦為鄭州助教欽若又請以新廟編入祀典從之仍為
文著其事凡天書及諸祠祭皆欽若發之雖以濟其邪
佞亦其素所蓄積者然也十二月壬申天中節羣臣上壽
賜會用蔬食有司備位衛道門威儀鈞容樂導聖製玉
清昭應宫頌赴宫辛巳名輔臣至崇德殿觀所製真聖
親作天書金輅上服鞾袍命輔闕司奉玉皇寳冊衮服

聖祖闕長春殿中書樞密院修奉闕儀禁衛援護安於
崇德殿闕寳冊衮服二聖絳紗闕已亥上酌獻訖闕宫
聖祖寳冊闕宫闕
天禧元年春正月闕禮是日上齋於景靈宫闕宣讀天
書之禮丙辰闕以樞密使王欽若為靈觀闕事兼領於
是王曾次當為之闕欲得此曾因懇闕焉上頗不懌闕
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謝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
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乙

亥出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及天下名山牌長二寸許廣寸餘面文曰玉清昭應宫天尊萬壽金寶背文曰永鎮福地其周郭皆隱起蛇龍華葩之狀封以絳囊漆匣上親題署之十月辛亥翰林學士李維等上新修大中祥符降聖記五十卷詔褒之賜器帛有差二年九月祥源觀成觀宇凡六百一十三區冬十月乙未雪三年三月戊午準奏天書降乾佑山中盖朱能所為也中外咸識其詐上獨不疑夏四月辛卯備儀仗至瓊

林苑迎導天書入內太子右諭德魯宗道上疏畧曰
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
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有書哉臣恐奸臣肆其
誕妄以惑聖德也知河陽孫奭上疏言朱能者奸險小
人偶塵驅使驟為牧伯皆由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
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
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无敢言者漢文成將軍以帛書
飯牛揚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

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奸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寳符上清護國經寳券皆王鉷田同秀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説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倘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蕩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刼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

恵猥至曽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性成謂人莫已若謂諌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内惑寵嬖外任奸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禄以將迎端坐畏威而緘黙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寳符安能排難也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時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名亂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本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朱能

闕爾乞斬朱能以謝天下佑縣大赦天下自瓊林闕月戊申祥源觀成闕乾興元年九月闕後所降天書闕有日其刻玉副使闕於内中供養則先闕可留於人間當從葬闕之議也

真宗經制契丹

上嗣位遣何承矩知雄州賜詔闕永圖思與華夷共臻富壽而契丹闕帝繼統之初和好以來禮幣不絕其後尅後汾晉闕貪地為國生事信好不通今者聖考上仙

禮當計告汝任居邉要洞曉詩書凡有事機必能詳究輕重之際務在得中承矩即貽書契丹諭以懐徠之㫖然未能得其要領也時契丹多有降者上頗優待承矩咸平二年三月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曰陛下承天受命與物更始授繼遷以節鉞加黎亘以王爵咸使使者鎮撫其邦惟彼契丹未嘗渥澤非所以柔遠能邇昭王道之無偏也今已訖諒陰將終禫祥中外延頸觀聽德音臣愚以為宜以此時赦契丹之罪擇有文武才

畧習知邊徼辯説之士為一介之使以嗣位服除禮當修好往告諭之彼十年來不復犯塞以臣料之力非不足志欲歸向而未得其間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來王之使必驩悦慕義遣使朝貢因與之盡棄前惡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故事結之以恩彼必畏服兩國既和則无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繼遷當自革心而束手是一舉而兩獲也西北無事然後備邊之兵可省邊兵省然後費用節費用節然後黎庶可安黎庶

安然後政化可致陛下若欲訓兵練將與之力爭臣不敢復有所云也若欲繼好息民以安社稷不以此際乘便而行之慮他日噬臍無名發端昔漢高后時尉佗自號南越武帝黄屋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即位先遣陸賈馳傳使之佗乃頓首稱為藩臣夫漢文天子之尊也尉佗小國之君也所以然者為中國勞苦且以息戰伐也今契丹之勁過於南越陛下之聖出於漢文跡而行之事豈相遠哉台符又自請使狄時論稱之何承矩奏

狄寇邊上以問曹彬對曰太祖神武猶委孫全興經營和
好陛下初登極時承矩嘗發書遵意臣料非鄙終當復
和上曰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
久遠之利也七月甲申以傅潛為鎮定高陽關行營都
總管張昭允為都鈐轄秦翰為排陣都監田紹斌為押
先鋒石普同押先鋒楊瓊為策先鋒樞密都承旨王繼
英請車駕北巡上嘉納之九月丙戌命繼英馳傳詣鎮
定高陽關宣慰將士傅潛遣紹斌石普等戍保州遇狄

入冦普闕之及夜普嗣未還紹斌疑其為賊所困渡良
廉河闕千餘級獲馬五闕使楊延昭領兵趍馬狄至潛
每抑之不令遠襲闕知代州今年移知忻州每見狄入
冦次第甚大臣初未信自入闕　屯結甚衆又恐侵犯
鴈門洺邢寧化軍度其闕不輕退深恐大寒之際轉肆
衝突臣愚乞陛下郊禋既畢慶賞才行五七日間遂起
聖駕徑至鎮州躬御六師奮揚威武勿生遲疑之慮勿
聽猶預之謀周世宗及我太祖太宗近事可法也況陛

下諒陰三年禮無違者復此順動其誰敢當聖駕若過河北契丹當自引退四蠻八夷无思不服正在此舉矣十一月乙未詔以邊境繹騷取來日暫幸河北命周瑩為隨駕官營都總管劉知信副之楊永遵為排陣都監石保吉為北面行營先鋒都總管康廷翰副之上官正為鈐轄十二月甲寅車駕發京師戊午駐蹕澶州辛酉以殿前都指揮使王超權都虞侯張進為先鋒大陣往來都提點馬步軍都軍頭呼延賛馬軍都頭為先鋒濱

州防禦使王榮馬步軍都軍頭王斷忠爲策先鋒内出陣圖示超等令識其部分甲子闕中軍樞密使王顯副使宋湜分押後陣横亘數十里威武軍言契丹來寇出兵擊之殺其酋帥河北民多驚擾丙寅遣屯田郎中李蟠等八人分往邢洺雄趙祁霸貝冀諸州遍詣閭里諭以車駕已至大名速令歸業仍詔州縣倍加恤之府州駐泊孫思恭與知州折惟昌鈐轄劉文質等引兵入契丹五合川破拔黄大尉寨盡殺狄衆

焚其帳千五百餘所獲戰馬牛羊萬計鎧甲弓劒千事
初河北轉運使裴莊屢奏傅潛无將畧恐失機會樞密
使王顯與潛俱起攀附頗庇之莊奏至輒不報潛屯定
州緣邊城堡悉飛書報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餘咸
自置鐵撾鐵捶爭欲擊狄潛畏懦不進守將校請戰者輒
醜言詈之闕 兩晝夜不勝遂引兵掠寧闕騎出邢
洺間百姓驚擾闕者踰月朝廷屢闕范廷闕赴鎮闕丞
魏庠諭百官闕若水言陛下躬擐甲冑闕今所切者御

戎之策與將來闕書以伐謀為上漢高祖將以用法闕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則辜委注之恩下則挫鋭師之氣益潛輩不能制勝朝廷不能用法使然也軍法曰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申明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取如楊延昭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分路除討孰敢不用命如此則不出半月可以全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攝於四海矣此所謂即

今御戎之策也其將來安邊之策臣不敢廣引前事太
祖朝制最得其宜伏望遵太祖故事遴擇名臣分理邊
郡罷總管之號使不相統攝置廵檢之名俾遞相救應
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邊烽罷警矣起
居舍人李宗諤言臣以為臨軍易帥拔卒為將固在此
時有功者賞於朝不用命者戮於市亦在此時也右司
諫直史館孫何言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
分閫授鉞者當以身先士卒為心賊遺君父為恥而列

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筭遂使邊烽相望敵騎憑陵焚刼我縣城係累我黎庶陛下擄人神之忿憫河北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魏天聲一振狄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戰征未戢此殆將帥未甚得人邊奏或有壅遏鄰不相救援糗須俟輦輸之所致也此四者當今急務也揀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内參用謀臣防壅閼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庭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粮則莫若輕賫疾驅角彼

趫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匈奴終不敢萌心南牧亦望量屯勁兵扼其要害則單于係頸不日可俟矣右司諫梁顥言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二柄而已昨者命將出師乘時備塞而傅潛奉明詔握重兵逗遛无謀遷延翫寇守陴閉塞選懦以自全銳卒精兵拘束而不用以至敵兵南牧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流移未息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致鑾輅省巡聖君櫛沐遐方未殄餘寇尚存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人怨神怒罪不容誅或赦而

不問則何以謝橫死之民或黠而不戮則何以馭用兵之畧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恊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闕然後擇邊臣之可用也就委用闕潛於房州張昭允於通州皆闕廷名自中山分兵擊狄求闕保裔領赴之至瀛闕遇使來趣兵保裔及夕廷名潛師以闕左右請救傷闕青而去范闕里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闕可勝紀餘衆遁逃出禁王榮闕將才但能走馬馳財汪恇怯數闕後發狄剽溜青者

數十騎屯泥闕所部畧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闕有四五上閔之遣使收瘞置禜不問庚子車駕至自大名府三月手詔問備禦剪滅之策於知開封府錢若水若水上言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臣今舉此五事皆是畧存大綱如可施行則當詳具條奏臣嘗見嚴尤論自古禦戎无得上策臣切笑之以為王者守在四夷常獲靜勝此上策也曷謂无哉知雄州何承矩亦

上言曰臣聞兵家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林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設固建為陂塘亘連滄海縱有狄騎何由奔衝昨者戎狄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儻因而廣之制為塘埭則可戢狄騎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心不知書耳不聞善不守疆界動擾國家雖有貔虎之師莫遏貪汚之衆伏

望遴擇疆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禄使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開田疇勸農耕畜芻牧以備凶年厲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堡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安堵矣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議羌戎之情僞察山林之形勢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等其人才止求少壯武力令及萬人俟契丹有警任智勇將統而用之乃中國之長筭也

上以大兵之後議遣重臣巡慰二河六月命參知政事向敏中為河北東安撫大使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為副大使發禁軍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十二月詔沿邊吏民斬賊首一級賞錢五千擒生者倍之獲馬者給帛二十疋不堪帶甲者還之又詔河北民家凡二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已上籍四以彊壯者五百人為指揮使置指揮使百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

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其戶役尋募闕勇敢團給
附大軍為柵官給鎧甲四年六月闕圖示宰相北戎寇
邊常遣精闕即有侵軼之患今盛選驍將闕既能挫鋭
則其餘望風不敢闕斷糧道可選將闕地南北闕深可
使闕鈐轄闕是轉運使闕風裁且不能多飲固拒之
飲耳望都契丹兵衞也轉運闕帥之命往往得罪故
顯語及之闕上黙然良久曰卿弟去勿憂朕自有處分
於是闕都轉運使人遂不能委罪於望雲十月北面前

陣鈐轄張斌與契丹遇於長城口時積雨狄弓用皮弦
皆緩濕斌擊敗之殺獲甚衆斬其戎首伏騎大起三路
統帥未及進前陣兵少退保威武軍巳未詔髙陽關三
路兵增騎二萬為先鋒又命將五人各領騎三千陣於
先鋒之前别命步軍副指揮使莫州駐泊使曾桑贊領
萬人居莫州順安軍為竒兵以備邀擊馬步軍都虞候
北平寨駐泊都總管荆嗣領萬人以斷西山之路仍列
繪為圖遣内侍副都知閻承翰齎示王顯等且戒之曰

設有未便當極言以聞元有所隱初議大兵陣於威武軍會諜者言契丹猶未動故命悉徙於中山已而狄遽入漁陽逼威武斌雖以前鋒獨克大兵訖不進討上得捷奏甚嘆息焉詔桑贊分部下兵萬人屯於寧邊軍令北面前陣兵居其後以前陣經力戰故休息之何承矩請於乾興軍選銳兵乘刀魚之自界河攻平州以分狄勁從之十一月王顯與契丹戰大破之戮二萬餘人獲其偽大王統軍成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甲馬甚衆

餘皆奔北號慟滿野十二月丁夘以狄退罷三路都總管兼河北之運已而狄數揚言入𡨚北邊將帥多請益兵增築城壘朝廷為之選强壯選保毅又浚河渠以省運置方田疏海道以限戎馬扼要害募鋭勇募强梁納降附畧無寧歲六年四月入𡨚望都定州行營都總管王超名鎮州桑賛高陽關周瑩各以所部軍來援超先發部兵五百人逆戰殺戮甚衆總管王繼忠與敵戰康村自日昳至半夜狄勢小却遲明復戰狄悉衆攻東偏

出陣後焚絶糧道繼忠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狄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陷狄超等即引兵還定州狄遂剽掠郡縣時李繼宣壁徐河狄衆數十隊薄威武魏能與戰斬之久而繼宣始至又冦静戎副使王闕清分兵白將襲賊繼宣不許雖日出遊騎覘賊勢屢徙寨而未嘗出戰上名繼宣令樞密院問狀以楊延昭代之闕都失利上日訪禦戎之策或言楊延昭闕武事詢以謀畧而所上不適

機宜狀聞或請令三路分兵扞禦闕定州之北又闕高陽關闕安軍控扼闕分兵出三路闕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昭闕張屯北平寨田敏張凝石延福領闕拔城誘戰使其奔命不服若闕令威虜之師與延昭會使其腹背受敵乘便掩闕不攻定州縱南闕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狄以來互為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領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領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狄將

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又令石普統兵萬人於莫州盧文壽王守後監之俟狄北去則西趍順安軍襲擊斷其西山之路如河氷已合賊由東路則命劉用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掎角攻之自餘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守之以張軍勢朕雖畫此成謀以授將帥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共商確李沆等曰戰陣之事古今所難今所裁制盡合機宜上曰任人擇材頗亦難事朕必就其所長而用之

魏能性剛張鋭善熟故使佐能威武地最要害白守素久習邊防共司戎政庶其寛猛相濟也孫全照好陵人取其嘗所保薦者與同事三路都鈐轄韓守英元執守當使閻承翰代之承翰雖無武幹然亦勤於奉公也其他選用悉皆類此沆等曰陛下所任並中外素推許者況捨短取長必能協心成績矣上曰已令將帥別上方畧候其奏至或無可采即當依此施行壬戌遣使詣河東河北陜西近郡取器甲羡數徙置沿邊發順安軍役

卒浚北平濠寨又以蒲陰縣當高陽關會兵路宜葺其城
令供奉官謝德權兼掌其事德權一日乘傳詣闕求對且
言沿邊民庶多挈族入城屈指前歲敵人犯境傳潛閉
壘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為今歲戎人
必冦内地今邊民聚屯一處尤非便利願速分戍鎮定
高陽三郡天雄城壁濶遠請急詔處之仍葺澶州北城
浚清德軍城塹以為備豫上變色曰此事非爾所當言
德權曰臣又慮蒲陰工作未息冦必暴至矣既而狄果

圍蒲陰丁卯以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宗為河東轉運使丙子徙知天雄軍事孫全照為寧邊軍總管徙幷代鈐轄一員率兵屯岢嵐軍徙永興副總管石晉為英州總管闕癸亥徙北面都總管兵屯天雄軍及邢洺州威虜闕屯順安闕軍莫州北平寨兵屯定州寧邊軍屯兵深州鎮定兩路兵屯邢洺磁相闕進上將親征故也鎮安節度使闕求詣闕面陳邊事曰伏覩闕制置邊備闕有闕顯闕道陛下闕・未犯塞鳴鑾輕舉直

闕又意或者獻說請復幽燕此闕鄙不寧儻北狄與之結援競來闕矣凡建議大事上下叶心舉必成功令公卿士大夫以及庶人尚多異同之說安可行之耶臣謂止可命將帥以待之訓士卒以禦之堅壘以挫之按甲以待之必欲復燕薊舊地則宜修文德養勇銳伺時利然後奉行天罰何往不克也

真宗澶淵通好

景德元年正月威武軍莫州並言契丹奚王及南宰相

皇太妃令公各率兵四萬餘騎自鑒城川抵涿州聲言修平寨事及故城上曰狄騎利戰野繕治城堡或非其意詔邊臣謹斥堠狄若有事於三城則併力城望都以大兵夾唐河令威武靜戎順安軍北平寨保州嚴兵應使仍廣門方由以拒戎騎若由未也則以修新寨為名儲瓦木於定州二月辛酉以王顯之天雄軍府兼駐泊總管顯上疏請於文武羣臣擇曉邊事者擢為宣徽使委之方面武臣先以罪戾降黜者宜匿瑕再用監軍罷

臣不須多任十羊九牧古人所譏每歲防秋精旅分屯三路合戰多違期會望申約束如逐狄並令掎角相應自然軍威倍壯人心增勇矣如威武軍魏能破契丹於長城口 闕 追北過陽山斬級獲戎器甚衆四月詔能率此部兵次順安軍詔高陽關都總管周瑩等會兵境上又詔北邊諸路巡檢魏愿等赴高陽關東路季政忠等赴乾能寧軍荆嗣等會劉漢凝田思明等率兵至莫州順安軍七月又發河東廣銳騎兵赴鎮州八月巳未以

參政吏部侍郎畢士安三司使兵部侍郎寇凖並依前官平章事時契丹多縱遊騎剽掠深祁間小不利即引去倘徉无闘意凖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帥領簡驍鋭分據要害以備之九月丁酉上謂輔臣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在河北敵不可狃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共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安曰陛下以命將出師委任責成可也必若戎輅親行宜且駐驛澶淵然澶淵郛郭非廣久聚大衆深恐不易況冬候猶遠更望徐

圖寇準曰大兵在外須勞大駕暫幸澶河北所宜順動
以壯兵威仍督路進軍臨事闕制然更不越澶州庶合
機宜不闕緩圖若遂至澶淵必不可久駐闕都總管知
軍府事命王顯闕大軍闕代州副總管雷有終至
闕軍合寨於平定軍詔河北吏闕所在緩之仍須賞格
庚申令闕邢州路劉用各率所部赴滄州邢州屯守戎
人闕邀擊之北面副總管王超等引大兵屯唐河契丹
主同其母舉國入寇其統軍順結蘭引兵掠威虜順安

軍魏能石普等率兵禦之能敗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又東趣保州振武小校孫密領十卒覘事中路遇狄前鋒密等射殺十人又殺其軍校獲所佩右羽林軍使印狄進攻定州城不利而北是日達蘭與契丹主闕及其母合勢以攻定州王超陣於唐河執詔書按兵不出戰狄勢益熾冦準言邊事奏狄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兵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又在威武軍等處東

路別無屯兵乞先發大雄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彦鈞孫全照部分或不足或止發五千人專委孫全照如闕在近求便掩擊仍令間道約石普閻承翰相應討殺及募强壯入狄境焚毁族帳討蕩生聚多遣探伺動静以聞兼報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振石普閻承翰軍威與邢洺相望足為掎角之用又曰扈從軍士不當與敵人争鋒原野決勝負萬一狄騎已營貝州以南即自定州發三萬餘人俾桑贊等結陣南

趣鎮州及河東雷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州審量事勢即至邢洺間鑾輿方可順動更勑王超等速往定州地界翼城而陣以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狄騎柵於鎮定之郊定州兵不可來邢洺之北漸被侵掠須分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迤邐東下傍城牽制狄必懐後顧之憂未敢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蕃賊殘害生靈或是車駕親舉亦須度大河且幸澶淵就近令易為置

制會合控扼冠準已決親征之議參政王欽若以狄冠深入密言於上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上復以問準二人在旁準陽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車駕親征狄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計我得勝筭矣奈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耶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知準懼其妄有闗說疑沮大事圖所以去之會上欲擇大臣鎮大名準因言欽若可任乙未闕都總管提

舉河北轉運司與闕為狄所獲狄即授以官闕利時狄
母老闕小校李闕望都闕不闕非唯闕常荷邊闕奉
德音唯以闕好必冀睿慈俯從愚瞽上闕際亦以和戎
為利朕初即位闕仙命使訃告次則何承矩請因以為
誠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邊部為中原患非懷之
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服此奏雖至
要未可信也畢士安等曰近歲契丹歸款者言國中畏
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懼一旦舉兵復幽州故深入為

冠今既兵鋒屢挫又恥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非
安上曰卿等言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无成請盟國其
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巳安民時遣使命遺
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辭
必須絶議朕當治兵誓衆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示繼
忠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
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為人父母
儻諧偃革亦叶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兹意共議事宜

果有密實之言即付邊臣聞奏繼忠欲遣使命先達上
未許也丙子以周瑩為駕東西貝冀路都總管杜彥鈞
副之綦政敏為鈐轄葛霸為駕前西面邢洺路總管王
隱副之孫全照為鈐轄上名全照與語命兼天雄軍及貝冀
等州鈐轄仍令察視北面事機全照言若狄南逼魏城
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上賞其忠果足張兵威
乃詔周瑩若全照欲擊狄即分兵擊之狄騎數萬入寇
草城川岢嵐軍使賈綜率兵敗擊之翌日復至又敗之

逐北出境時并代鈐轄高繼勲等率兵來援登高望草城川謂琮曰狄衆布陣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設伏山下戰合狄必南去爾起乘之大潰與戰至寒光嶺伏發果敗自相蹂躪者萬餘人獲馬牛槖駝甚衆十月知府州折惟昌率所部兵自火山軍入契丹率州界前鋒大狼水寨殺戮甚衆生擒四百餘人獲馬牛羊鎧甲數萬計契丹方圍岢嵐軍聞敗即遁去以何承矩知潼州詔雷有終等率兵赴鎮州契丹遣衆泝

胡盧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為備仍令岢嵐威武軍保州北平寨總管等深入賊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令石隰路都監王汀率所部兵屯憲州如戎人自西谷入寇即會代州總管折州駐泊兵拒之如岢嵐寧化軍入寇即令麟府鈐轄韓守英率兵赴之庚寅命兵部尚書知青州張齊賢令知青淄安撫使知制誥知鄆州丁謂兼鄆齊濮安撫使闕轉運及兵司各令具管内諸州闕圖以聞既而狄騎稍南民大驚闕時濟謂急取死罪囚斬河

闕分使並河執旗闕引去丙闕魏能保闕詔闕深兵撓

闕受超節度闕都知秦翰乘使闕事乙巳保莫州岢嵐

威闕是役也張凝田敏皆以偏師闕凡數萬計獨魏能

逗遛无功契丹已領攻圍瀛州益關南乃其舊疆恐難

固闕早遣使議和上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

欲先遣使固亦无損乃令樞密院擇可使狄者王繼英

言殿直曹利用自陳倘得奉君命死無所避上曰契丹

先露懇誠永結和好使於兵閒用亦無他然小臣聞命

請行斯可嘉也乃授利用閤門祗候假崇儀副使奉契丹主書以往又賜繼忠手詔丙戌狄果冦瀛州勢甚盛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於四面大設攻具驅奚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知延州李延渥率州兵强壯又集貝冀廵檢使晉所部拒守逾十數日多所殺傷狄主及其母又親鼓衆急擊矢集城下如雨死者三萬餘人傷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其衆猶二十萬謀欲乘虛抵貝冀天雄軍十一月詔督諸路軍及澶州戍卒會天雄軍

自狄入寇河朔皆城守右賛善大夫王嶼知冀州常有破狄之志日閲戍卒又集强壯練習之開門樵採如平日常上言寇若至必可邀擊願勿以一郡爲憂於是狄騎逼城嶼擊走之發忻代州兵赴諸路會合名德清軍如戎寇南侵不須固守率城中軍民並越澶州仍令駕前排陣使分兵應接以其介澶衛之間素不修治屯兵寡少也辛酉令隨駕兵自來日以次發澶州戊辰以李繼隆爲駕前東面排陣使葛霸副之孫全照爲都鈐轄張

旻為鈐轄石保吉為駕前西面排陣使王隱副之秦翰
為鈐轄王繼忠之戰於望都也張旻為定州行營鈐轄
率諸將閒道往援比至城已陷旻與狄戰身被數瘡殺
一驍將遅明復戰而繼忠為狄所執旻還言天道方利
客先起者勝宜大舉伐狄并上興師出境之日上以問
輔臣皆言不可乃止車駕將親征旻方戍并代復奏邊
事召還上曰契丹入寇與卿所進北伐之日同悔不用
卿策今須守澶州扼橋而未得人如之何旻請行上喜

命為東面鈐轄先令至澶州候狄遠近秦翰既受命督諸將環城浚溝洫以拒戎馬功畢狄果至翰不解甲冑凡七十餘日庚午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黄氣充塞宜不戰而却有和解之象天雄軍聞狄將至闔城惶懼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擇便利闕當有全照請當之既而莫肯若亦自分守門全照曰不闕決南北相距二十里請闕府第保固心闕大門北門闕乃環闕是亡

闕門力戰殺闕四闕遂陷德清闕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並闕在踰月不至闕益南侵上闕陵之謀告上宜且避其鋭者上闕入内問闕上曰羣臣輩欲將官家何之乎闕速還京師準入問曰南巡何如準曰羣臣怯懦无知不異於向者婦人之言今狄寇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狄乘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也上意未決準出召殿前都指揮使高瓊

謂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誠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入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遂申前議詞氣慷慨瓊即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奔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急幸澶淵臣等致死狄不難破準又言機會不可失宜趣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于側上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狄勢益張或且駐蹕河南發詔督王超等進軍

狄當自退矣上意乃決

甲闕露寒闕復且奏闕念固許之矣然闕馬可渡亦宜

過爲之防朕貪惏不顧德義若盟約之際闕上天

景靈諒必助順可再闕以便宜從事闕既陷德清是日

率衆抵澶州闕陣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

隆等整軍成列以禦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

求貨財則宜許之利用對曰臣嚮使曉敵語又察伺韓

杞聞其乘間謂左右曰爾見澶州北寨兵否勁卒利器

與前聞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妄有邀求必
請會師平蕩至狄寨狄以關南故地為言利用輒沮之
且謂曰闕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闕高正始遽曰
今茲引衆而來闕圖則本國之人負魏闕已若非朝闕
息也闕遺闕意因闕衛大將軍闕猶言曹利用所闕悉
具繼忠密奏中矣丙闕持誓書報聘金帛之數如秋奏
上謂輔臣曰韓杞與東之來闕而不述其主此蓋毋專
其政人不畏其主宜闕毋遂并致兩書又各送衣服茶

藥金器等東之又言衆北歸恐其縁邊邀擊有詔諸路總管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以襲契丹歸師利用之再使狄也面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利用辭去寇準名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勑旨汝往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宫上方進食未即對使内侍問所賂利用曰此幾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内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

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及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戊子上作回鑾詩命近臣和幸北寨勞軍召排陣使李繼隆石保吉宴射行宮亭咸賜襲衣金帶鞍馬仍舉酒屬之繼隆等皆引滿因言曰契丹无名犯塞此蓋將帥非才致勞陛下親禦戎輅冒犯雪霜當戎寇之深入也羣議常務城守若非決於宸斷盡出禁衛驍 闕 可保百年无事之分狀勁弩控扼要

害達蘭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環守林子弩弩才發達蘭中額是夜死狄之入冦皆其首謀遂大挫衂退却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丙子車駕發李繼隆使人告捷又言澶州北城門巷湫隘望且於南城駐蹕是日次南城以驛為行營將止焉冦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狄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四方征鎮赴援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以請且曰陛下若不幸北城百

姓如喪考妣簽書樞密院馮極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
文章致位兩府今狄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
賦一詩詠退狄騎耶即麾衛士進輦叩陛上遂幸北城
至浮橋猶駐蹕未進瓊乃執撾擊輦夫背曰何不亟行
今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
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狄相視益
怖駭馳騎傳報擊鼓讙譟漸次遁去民被驅掠甚衆无
守視之者上覽覯營壁名見李繼隆以下諸將撫慰者

久之賜諸軍酒食緡錢戊寅移御北城之行營曹利用赴狄寨見其國主羣臣共議和好事議未決乃遣在飛龍使韓杞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十二月庚辰杞入對其書復以關南地為請上謂輔臣曰吾固慮此今果然奈何輔臣等荅其書言關南久屬不可擬議或歲給金帛助其軍費以固懽盟惟陛下裁度上曰朕守祖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无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儻歲以金帛資其不足朝廷之

體固亦無傷答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可也賜杞襲衣金帶鞍馬器幣與利用同往闕不然數十歲後戎且生心矣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凖處分軍事或違詔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笑而勞焉辛丑錄契丹誓書頒河北河東諸路始通和所致書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上乙亥知雄州何承矩言將來契丹使入界欲令暫駐新城俟接伴使至迎於界首從

之承矩又言使命始通待遇之禮宜得折中庶可久行乃悉條上手詔嘉納仍聽事有未盡者便宜裁處初命内侍右班副都知閻承翰排辨禮儀議者欲以漢衣冠賜契丹使者承翰曰西北異宜各從其主俗可也上從承翰議二年十月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周漸為契丹國主生辰使侍禁閤門祗候郭盛副之職方郎中直昭文館韓國華為契丹國母正旦使衣庫副使兼通使舍人焦守節副之鹽運判官秘書丞張若谷為國主正旦

使內侍崇班閤門祇候郭允恭副之自是歲以為常甲午使臣自北歸奏言榷場商旅貿易於北境契丹國主允受其饋獻必還其直又設酒饌相結好事同一家道路永无虞闕兹亦可見然更宜謹擇闕國母遣使左金吾衛經國母使闕左金吾丞闕謗引闕之闕使留闕信遐邇闕乾興元年夏六月臣舉號慟因謂其闕垂二十年忽報登遐吾雖闕慟又曰聞嗣皇闕少恐未闕聞奈何及薛貽廓至具道朝廷闕蕭氏曰汝可致書大宋皇

太后使汝名傳闕 真宗靈御於范陽憫忠寺建道場百日下令國中諸犯真宗諱易之遣殿前都檢崇儀節度耶律王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來祭奠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留寧引進使姚居信來弔慰左金吾衛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延休弔慰皇太后丁巳使者入奠大行神御於滋福殿既而進慰書後于東承明殿進蕭氏書及其還也又辭大行於滋福殿退詣崇德殿閤門使宣大行遺旨曰兩朝歡好務以息民繼

及子孫永存誓約

太平治迹統類卷四

太平治迹統類卷五

宋　彭百川　撰

真宗聖政

大宋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奉遺制即位四月戊戌始見羣臣於崇政殿西序癸卯宰相吕端加左僕射甲辰太子賓客李至為工部尚書李沆為户部侍郎參知政事工部侍郎郭贄翌日求對懇辭上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卿

宜亟去上名輔臣問曰郭贄願留如何對曰近例亦有之上曰朕初嗣贄治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上謂宰相曰朝堂中頗有淹滯之人如梁周翰夙負詞名三十年躋於衆僚甚可念也朕在府宫多令楊億草奏文理精當世罕偕者宜即加奬擢辛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梁周翰為駕部郎中知制誥著作郎直集賢院楊億為佐正言館職並如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名試制誥三篇各二百字一篇百字惟周翰不朝試而命焉乙

夘羣臣三上表請御正殿從之五月丙寅始御正殿視朝御後殿閱事如常儀丁夘詔御史臺告諭凡人君有過政事或虧軍事臧否闕極建抗疏以聞庚午詔闕兆至蓄未聞九年之蓄又詔三司及玆歲稔闕准發運使諸路轉闕闕上初聽政闕嬪御頗多闕等曰陛下闕月上謂宰相曰闕甚無益在朕薄德闕乃爲瑞也辛丑詔天闕

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上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

章再上乃得請入謝便殿命坐慰勞入對苑中從容數刻上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向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重賢士襟度豁如也其在樞密同年生有為縣佐者每謁見若水必序齒而拜之上居憂日對輔臣於禁中每見吕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請上曰公等顧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又以端肩體洪大宫庭階戺頗峻命梓人為端納陛秋七月乙丑御崇政殿

名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有條理
上甚嘉納丙寅令諸路轉運使更互赴闕詢以民間利
病八月巳亥以曹彬為樞密使兼侍中罷旌鉞戸部侍
郎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給事中夏侯嶠並為樞密副
使上謂之曰近密之司典領尤重必素有名望才德兼
厚者處之乃可鎮静而責成彬以耆舊冠樞衡之首敏
中及嶠佽助之兵機邊要有所望矣敏中明辦有識才畧
英敏先是西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至於二邊道路斥

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嶠仕藩府最舊故首加擢焉乙
已令曹彬赴中書省彬請就樞密院上以彬位兼左
相特寵異之九月先是壽州獻綠毛龜金文粲然界道
上以為介蟲而毛天意或有所誓戒令宰相詳考以聞
於是呂端等言臣等寡聞安知天意然嘗聞於師曰聖
人之意與天符合苟睿思徘徊屬於一物必神靈肹蠁
有所啓焉今神龜所得之地地名壽春陛下頃升皇儲
實自壽邸由是言之則是龜也特為陛下而生將使陛

下後天而老既壽且昌又龜為水族義主乎陰介者剛物也闕秋之類皆稟陰氣天戒若曰將闕來庭乎望陛下欽若天意彌闕日則靈物之出豈徒然上闕龜有毛者文理闕毛文理之華者豈闕朕意為北部員外闕惟新所宜闕譽道唐虞之闕施於君子任賢勿口愛而知其惡憎闕遊无以血方闕剛而闕大行之惠茲荅天地數錫闕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闕建議請增損舊政者上曰先帝闕名此欲我兒有常德久於其道

也罔極之闕因涕泣沾衣左右無不嗚咽丙寅復初分
三司勾院闕三命官各判之以太常丞王欽若判三司
都理欠憑由司欽若新喻人初為亳州判官監倉天久
雨倉司以穀濕不收憂民自遠來輸租食穀且不得輸
欽若悉命輸之倉且奏不拘年次先支濕穀即不致朽
敗太宗大喜手詔褒荅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以歲旱
蠲七十縣民租特有飛語聞上言按田官欲收民情所
蠲放皆不實太宗不悅御史臺探帝意遣使復實乃詔

東西諸州選官閱視亳州當按視太康咸平二縣州遣欽若覆按甚詳拴疏言田實旱開封止放七分乞全放既而他州所遣官並言諸縣放税過多悉追收所放税物人皆為欽若危之踰年而上即位於是擢用欽若因以其事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以自懼欽若小官獨敢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欽若既為三司屬虞部員外郎毋賔古謂欽若曰天下宿逋自五代訖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僕將啓蠲之欽若則夕命吏治其數翌日

上之上大驚曰先帝顧不知也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爾上感卒從其言十二月戊午秘書丞勾當事京兆府三白渠孫勉上書言九事一擇賢材二詢讜議三遠邪佞四務節儉五明賞罰六謹號令七重使介八審薦舉九推恩信賜詔奬之尋召試授直史館國初罷節鎮統支郡以轉運使領諸路事其合別未有定制京西或為兩路又為陜府西北路淮南分為西路江南分為東西路荆湖兩路或通置一使兩浙

或為東北路其西南路其西路實兼福建劒南初曰西川後分陜路西川又分東西路尋并之是歳始定為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陜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荆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陜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咸平二年三月戊辰荆湖南北路始置西使

咸平元年正月辛酉朔改元夏四月闕路逋欠先朝每

有赦宥皆令蠲闕吏理納頗聞細民愁嘆甚之闕路轉運使州軍吏按百闕欽若之言也闕逋欠闕由是眷欽若益厚闕察官吏事權甚闕聽察遠方闕庶平之吏寛闕端久被病詔免朝闕為太子太保戸部闕郎參知政事李沆並平闕至罷為武勝節度使仲舒罷為禮部尚書樞密副使闕部侍郎密闕副使戸部侍郎闕知政事翰林學士楊礪為工部侍郎宋湜為樞密副使庚寅上謂輔臣曰羣臣中有謗言達於朕聽者詢之於衆似得

其實然人誰无過但能循省遷革則為善矣朕固不以一眚廢終身之用也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宮官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其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焉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財少乎皆曰然乃命各署狀結案即遣兩吏送甲入乙家乙入甲家貲財皆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遂止明日以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者上自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

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宫進食少時復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閲軍士校試武藝日中而罷夜則名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還宫其後率以為常十一月戊午上謂輔臣曰國家所重儉約為先節用愛人民俗自化張齊賢曰書稱大禹克儉於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好儉則國有餘財下從則家有餘粟自然廉遜興行盜賊鮮少蚩蚩之衆登於富壽也二年二月辛丑太常丞判三

司理欠司王欽若表述上登位以來放天下逋欠錢物千餘萬釋繫囚二千餘人請付史館上謂輔臣曰茲事先帝方欲行之朕奉承先志耳因命學士院名試欽若及覽所試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史事兼富於文詞令西掖闕官可特任之即拜右正言知制誥己酉上謂宰相曰聞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具悉但患行義不至耳浮薄之風誠不可長乃命降詔申警御史臺糾察之閏三月庚寅詔

有司力役之无名營繕之不急者悉罷之上以亢旱詔中外臣庶並直言極諫詔書畧曰朕累降詔書大開言路頗多叢脞罔副詢求思得讜言以荅天休善者必加甄賞否者亦為優容勿尚靡辭復談鄙事時有上封事指中書過失請以罷免者上覽之不悅謂宰相曰此輩皆非良善止欲自進當譴責以警之李沆進曰朝廷比開言路闕言之當理宜加旌賞否則留中可也闕台輔如蒙罷免乃是言事之闕者矣四月丙子上謂輔臣闕

詢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闕忠臣孝子豈无德行闕姊訟家財婿言妻闕旦有遺書令異闕酒酹地曰闕財十之七闕三給婿皆服詠明闕轉運使申淳德化惠闕減直而入之十一月上御朝元殿受冊尊號闕加門下侍郎戶部侍郎李沆闕邊境驛騷取來月暫幸河北闕師甲子次大名府上御鎧甲於中軍樞密闕使王湜分押後陣橫亘數十里三年戶部判官有司諫直史館孫何出為京東轉運副使上疏曰國家共治之任牧守為本

親民之官令長為急前代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其遴選可知也今則兼隋唐取士之法參周漢考績之制然而資䕃登朝居千騎之長胥徒祗役開百里之封或目不知書或心惟黷貨屬當盛世尤宜釐革望令審官院吏部銓凡京朝官籍入仕者非灼然績狀勿與知州州縣官流外出身者非有履行殊常不擬縣令庶分流品用勸士民十一月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張齊賢與李沆並相情好不叶自負有致君之術每

敷奏多不直致議者以爲踈濶辛卯日南至羣臣朝會齊賢被酒冠弁敧側幾顛仆殿上御史中丞劾齊賢失儀齊賢自陳因寒飲酒禦之遂至醉頓首謝罪上曰卿爲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甲午齊賢罷守本官四年六月壬子上觀稼北郊宴射於含芳園都人望見乘輿忭躍稱萬歲呂蒙正曰車駕遊幸百姓歡呼如此物情不可強致葢陛下臨御五年務行仁恤所以中外咸悅上曰但不擾之自然快樂蒙正又曰今

秋大稔太平有象時和年豐即為上瑞上曰朕以邊事未寧勞民供饋葢不獲已也苟能選將錬兵驅攘戎冦使不敢侵掠則近邊之民亦獲安泰矣冬十一月丁亥幸龍圖閣名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御崇政殿閲張去華所著元元論及田園圖謂近臣曰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為先朕常冀邊鄙稍寧兵革粗定則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十二月乙卯工部侍郎致仕朱昂獻所著資理論論時政賞罰得失且言天下至

廣宜急擇賢才以張治具儻限以常格則英俊无由自達矣上曰昂巳退居復貢直言可嘉也命以其書付史館乃錄一本留中六年九月上又謂近臣曰比來備邊專意西北至於遠方殊俗要不可忽如川廣荊湖常須訓諫軍伍以為邊備也十二月癸亥上親問逋負名籍闕因四千一百六人蠲物八萬三千闕謂蠲放逋債減除率斂其數闕虧損國計為言上曰非理闕於出納固有司職也

景德元年六月丙辰私或非素願因而闕得輒詣闕庭闕使到州闕其為首者闕郎中邊肅殿中闕郎郝太冲李玄太闕國子博士陳昭度太闕若谷姜與殿中丞皇甫闕允崔遵度中舍闕度將作闕其姓名今閤門祗候崇政殿闕闕每對必往復紬繹其詞氣或註文闕為省府判官或升其差使馬仲謀高密人協帛第闕州若谷南劒州涉虞城遵度淄川人也好事者因號越等為二十四氣以比唐修文館學士四時八節十二月之數元

秋七月先是上召翰林學士梁顥夜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顥曰晁迥篤於詞學盛玄敏於吏事上不荅徐問曰文行兼著如趙安仁者有幾顥曰安仁材識兼茂體裁凝遠求之具美未見其比也頃顥卒乙酉以知制誥趙安仁為翰林學士玄餘杭人也後改名度沆死中書無宰相上意欲擢任三司使寇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庚寅遷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畢士安為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士安入謝上曰未也行且相卿誰可與卿同

進者士安言準天資忠義能斷大事臣所不如上曰聞準好剛使氣士安曰準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狄跳梁未復若準者正宜用也不越月遂與準俱相九月詔諸轉運使副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為三等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猥者為下並列狀以聞從右司諫高伸之請也三年三月己未太常丞有集賢院任隨上言上覽而嘉之乃

降詔曰國家設諫諍之官廣求言之路蓋欲彌縫闕漏
啟迪聰明而處職者姑務因循罕聞蹇諤茲為尸祿曷
副虛懷自今宜竭節箴規悉心獻替賞罰之典斷在必行
八月丁丑上謂王旦等曰凡裁度機務當知本末朕每
與羣臣議事當務從長雖言不盡理亦優容之所冀盡
其情也若果決行事未足為難周世宗固英主然用刑
峻急誅殺過當享祚不永豈不由此乎癸未詔以來年
春朝謁諸陵司天言歲在酉戌乃可行上謂輔臣曰今

封疆寧謐氣序均調所謂人情平天道順也王旦等曰陛下虚心求治屈己為民夷狄懷徠歳豐人樂此太平之應也咸再拜稱賀上曰亦卿等之功也朕觀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卿等宜謹守經制審於出令耳四年二月壬申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蠧政害物闕秩賜與不使過分者罪未嘗闕等曰前代事迹昭然足闕也内侍史崇貴嘗使渇有佐官名昭度闕命能採善惡固闕人未為厭闕若等曰近闕宸

殿有頡踣者闕諭乃退恭宗爲動闕而史臣以逢吉之黨闕事迹尤宜區別善惡有闕理論之以資世敎五月闕奏薦者王旦曰人之情僞固闕薦揚或稱其能而情排抑唐闕已將以計去之乃稱其有將帥材而敬玄卒敗軍此皆不以國家爲慮者也上曰若然則險僞之輩世所不能絶也六月上又謂拯曰齊賢仲舒每言朝廷當選任英俊勿使沉滯下位及令舉官不即應詔泊追之亦後於衆人豈不畏言行之戾耶秋七月上謂輔臣

曰比詔庶官上殿不得以無名劄子奏事葢慮邪説因緣交鬬而近日以來殊無獻言者卿宜勤接士大夫察問四方事以聞詔翰林遣畫工分詣諸路圖上山川形勢地理遠近付樞密院發兵屯戍移徙租賦以備檢閲八月壬戌是月諸路皆言大稔淮蔡間麥斗十錢粳米斛錢二百詔三院御史命大臺采聽聲譽不稱職者具以名聞上封者言愚民無知信佛過當謂捨財可以邀福修供可以減罪蠧害斯民宜行禁止上曰習俗既久安

可遽絶然佛之為教本於修心若能悟理為益滋大又其教尚忍則國君含垢亦其義也國君苟能憂勤政治惠養兆民不必像設自為功德耳十一月丁丑上謂王欽若等曰近有西北使還者言順安軍西至定州曠土盡墾闢苗稼豐茂民無差擾物價甚賤惟當慎擇守臣使不生邊隙也馬知節曰西北二方久為外患今契丹求盟夏臺請吏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如唐室貞觀開元稱為治世措置兵甲樹立屏翰皆不得其宜終成尾大

之患當今兵柄盡皆陛下掌握至於一命之士皆由指授上曰前代求治之君不尚多知德宗思欲威加天下知書自任羣臣雖復上言多所不愜以是人頗循默此亦可深戒陳堯叟曰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太宗退有憂色益以天下至廣深居九重不能周悉而羣臣之見亦未及遠此太宗所以憂也今陛下聽斷如流尚以為戒兹實天下幸甚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上語輔臣曰京師遠近邇來漸事

奢侈衣服器玩多鎔金為飾雖累加條約終未禁止計所費歲不下十萬兩屢詔三司使丁謂申明舊制募告者賞之自今乘輿服御塗金銷金之類亦不須用
五月甲申上出闕非多然幽闕節用之一闕焉
二年四月闕詔雖減價可更斗闕京市物價以故稍平
闕無事累歲豐稔若所在闕孜求賢猶慮在下位者思
闕知旦峻用之既久不為朝廷闕當即啟曰苟得其人則國之利也八月闕甚還自東封社氏乃服以迎車駕

上見之怒遂令出俗為道士由是天下無敢犯禁者十一月丙辰上作文武七條賜文臣任轉運使以下至知縣者武臣任部署以下至巡檢者賜幕職州縣場務官戒勵敕又思先朝以儒行篇賜近臣今可以并賜一軸三年三月丁酉上謂王旦等曰自北鄙修好疆埸不聳朕居安慮危罔敢暇逸嘗著文自誓置之座右乃出貴廩食珍田夫吟念農歌自戒箴以示旦等上作念邊詩賜近臣和上謂輔臣曰將帥才難今文武中固亦有

人益不經陣無由知之雖天下無事然兵不可去戰不可忘古之道也四年五月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諸州循偽制戍丁身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民有子者或棄不養或賣為僮僕或度為釋老秋七月壬申朔詔悉除之五年七月戊辰龍圖閣待制張知白上言竊覽方冊見唐虞之制立四嶽十二牧於是百工允釐百揆時叙又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史載宣帝為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責成為王道之根本常曰與我共治天下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傳示不朽後之人孰不稱頌哉昔唐李嶠甞云安人之方須擇守令竊見朝廷重內輕外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請輟近侍率先具寮鳳閣侍郎韋嗣立因而請行遂令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見浙江大郡方切擇人茍有闕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修列方冊非遥事故仍在倘以爲允乞舉而行上曰知白援引故事請

重親民之官良可嘉也然以累更外任方在要職不許

八月知昇州張詠頭瘍其闕求分務壬寅命薛映代之

映至昇州闕租牛死租不得蠲上覽奏闕遂詔諸州條

上悉蠲之闕綏萬國不媿邊絲之闕務發揮聖道刑于

天闕之意六年七月闕器之稅上曰闕外詔諸路闕達

淮闕餘之則俾均諸倉監官等並闕理為勞績但一界

乾闕庚子放宮人一百八十闕察推官朱昌符等四百

六闕其中才不才未可盡知王旦闕亦為多矣然遭逢

盛時登此糾闕　何遠因言昌符即台符之弟閏六月庚辰王欽若奉上詔編修后妃事迹七十卷賜名彤管懿範上謂輔臣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條詔愛民抑暴而已吏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掊歛以為公或曠職務以為恕如此則何由致治耶十二月以御製陳書詩并注賜輔臣曰隋煬帝初平陳斬五佞人以謝三吳當時天下稱賢及其無道乃過後主深可嘆也王旦等曰陛下博觀載籍非惟多聞廣記皆取其

規鑒談經典必稽其道語史籍必窮其事論為君必究其治亂言為臣必志其邪正加以秉筆立言皆化人垂世之作今之文章爾雅搢紳稽古皆聖訓所及也九年二月乙酉上與宰相語唐開元天寶政治優劣因曰姚崇宋璟真明相也明皇委之不疑誠為至當而過信國忠林甫深可惜也王旦曰奸邪之人誣陷良善其言似忠人主難辨而外人罕敢極言以取禍故國忠林甫得以專陷人人君若能察陷人以自進者上可見其七八

唐室顛危數矣而人歸唐德者賴祖宗仁恩浸厚也秋七月辛亥飛蝗過京城上出死蝗以示大臣曰朕遣人徧於郊裡視蝗多死者翌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焉皆力請之旦固稱以為不可於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有墮於殿庭間者上顧謂旦曰使百官可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執政皆頓首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也九年七月甲子詔自今天下郡官

職田並須遵守先制無侵擾客戶遇災沴即蠲省之先
是殿中侍御史王奇請籍納職田以助賑貸上曰朕以
此田均濟官吏闕人各足用責以言謹耳奇未曉闕留
上供來五十萬以備飢年龜山僧智悟請就開寶寺闕
不雨上憂形於色減膳折慶分遣官致謝闕和九月上
謂闕姓復役軍士闕中以愛民闕此實蠹政闕天禧元
年春闕上曰省災異二闕曰察黨與六曰謹闕發常平
倉粟置場十四闕五月戊申詔以仍歲蝗闕量安撫所

至不得宴樂游從闕得迎送殿中御史張廓言闕粮斛欲誘令糶放以濟貧民俟秋成依鄉例償之如有欠負官為受理從之八月上欲相王欽若王旦言旦今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之人當國雖古稱立賢无方然必賢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及旦罷上卒相欽若欽若嘗語人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二年正月詔諸路災傷州軍並議減價糶官粟以惠貧民三月丙

辰上謂宰相曰雨足麥茂豐稔可期貧乏之民事須拯濟州縣先貸粮種或恐吏即收催宜亟止之八月乙未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左正言集賢校理宋綬言本司屢經恩赦除放欠負差官詳定内有事節未圓者凡六十八州軍兵六百七十三萬貫石斤兩計三千二百餘人至今報應未備望令轉運司選官與長吏催欠官詳酌如合蠲免限半月聞奏從之於是皆獲蠲免焉三年四月己亥召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永興軍府寇

準赴闕六月甲午左僕射平章事王欽若罷為太子太保十一月庚辰屯田員外郎鍾離謹言切見諸州長吏於境内雨足苗長即奏豐稔其後霜旱螟蝗災沴皆隱而不言上罔朝廷下抑民俗請自今諸州有災傷處即時騰奏命官檢視如所部豐登亦須俟夏秋成日乃奏如奏後災傷聽别上言隱而不言則論其罪從之四年九月己酉以會靈觀判官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吕夷簡為刑部郎中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夷簡治開封府

嚴辨有聲上識其姓名於屏風意將大用之也十二月
丁酉上不豫久事多遺忘欽若先以太子太保在東宫
位三少上丁謂不悦因改授司空欽若宴見上問曰卿
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為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顧都
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謂令設饌以待之曰上命中書
設饌耳欽若飢出使都知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
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闕謂闕上但聞宣制亦不知悟
也乾興元年春上崩於延慶殿廟號真宗陵曰永定陵

冬十月葬聖元孝皇帝於永定陵

真宗經制西夏

至道三年上即位闕去王師俘馘闕嚴卒闕乘來即闕宜庶闕闕應詔上疏闕芻粟利害有取舍靈武康闕兵不興而輓運闕矣今闕西二十五郡闕雨稍愆秋田失種府庫闕秋犯塞則朝廷何備之臣闕慶州延州清遠軍隰州同時闕此非小變也闕輔若有寇盜弄兵萑蒲聚嘯則臣闕吳蜀閩越淮南湖南將有幸災而乘便者

又言聞朝廷遣使往諭遷賊繼遷聞朝廷告哀亦能舉

部族大臨縞素受命貢奉謝恩即未聞乞守塞垣又未

聞乞歸朝闕大臣必有擬議必有藏謀謀之允臧計必

先定冀日又奏今靈州閉壁以待饋粮不敢禦寇昨聞

百官饋送糧草死者十餘萬人糧草二十五萬到者七

八萬非戎人刼掠之又非戎人殺戮之也自相蹈藉或

因被刼奪饑餓既衆死亡遂多雖援之以甲兵迎而

害之者士卒今關西人父哭子弟哭兄妻哭夫悲哀之

聲感動行路寃枉之苦軫惻聖心非三十年生之聚之敎之化之未可以致太平也冬十月通進銀臺司田錫又上疏曰昨楊允恭請置糧草車三千輛須推車兵士一千人允恭事見九月内盧之翰乞自京支撥錢四十五萬貫度支奏五月下旬靈州米㪷十貫文須車子運粮是邊上素無儲備矣請自京支錢是帑庫素無積畜矣米每斗十貫是靈州今已餓殍矣未審朝廷惜靈州有何所得棄靈州有何所失陛下宜精於所慮斷在不疑十二

月辛丑上訪宰臣以靈武事宜參知政事李至上䟽畧
曰夷狄狡詐古聖人置之度外何必竭膏血較勝負靈
州自鄭文寶為國生事致朝廷旰食懷西顧之憂關輔
生靈困轉戍之役積骸蔽野十室九空餓殍滿城邊畎
盡歿歸然空壁老我師徒而張頤待飼者不下五千送
糧四十萬而止獲六萬此則求欲固守不可得也臣料
繼遷若急攻不已則城危可知今緩而來者欲竭我財用
困我民力隳彼之計也當此之時若不改絃易張則前

日之患未艾也或言靈州者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反為敵有臣應之曰凡謂咽喉者必金城湯池屯兵積粟四出以邀之多方以扼之今則閉壁而已自固不暇何咽喉之有哉且螫手斷腕事非得已葢所保者大況繼遷之衆行逐水草居無定所豈有如漢兵守磾必不然矣李繼遷遣使修貢求備藩任上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隂姑務寧靜闕官爵甲辰以銀州觀察使闕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鄭州防禦使遣還闕湜知上意必

欲闕深西顧將議闕遺命實闕上甚闕
咸平四年十二月闕遏黨項朝臣互執利闕而呂蒙正
王旦王欽若以為闕恐勞民向敏中周瑩王繼英闕上
以境土遐邈難可遥度其所事闕館洪湛侍禁閤門祗
候程順奇同往按視焉時闕孤危詔羣臣議棄守之宜
知制誥楊億即日奏疏畧曰臣切見太祖朝命姚内斌
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才五六千而已
閫外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致命

羌戎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埸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各部諸郡量其所將兵多少除廩禄之外賜一大縣税恣其犒設令開幕府名髦俊為僚佐咨以策畧勇力之士稟其指縱之用軍旅之政許以便宜而行倘賊還侵邊為軍城擾内屬蕃部並居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奮即名發内屬討賊生羌俘獲之餘盡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明立賞格厚啓戰功即遷賊腹心稍

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運乖兇臣獨行誰與為伍但塞外一賊人耳安能與大邦為讎哉若欲謀成廟堂功在刻漏臣以為北邊方盛其財猶豐不逞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策祇得兩三驍將付三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分守邊郡賊遷便可計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上訪於左右輔臣咸以為靈武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上頗然之宰臣李沆奏

曰若遷賊不死靈州必非朝廷所有上愕然曰卿何獨與衆異也沆曰臣謂莫若發單車之使召諸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

閏十二月闕丙戌闕西面行營闕秦翰為鈐轄領闕上二圖其一置資闕一遇賊即變而為闕至則易聚而可棄力圖闕五年正月甲辰以右僕射闕渭鎮戎軍經畧判邠州令闕駐泊兵並受齊賢節度初慶州發兵中丞鄭文寶素知西邊山川險易上言必為繼遷所敗已

而轉運使陳緯果沒於賊賊進陷清遠軍文寶時居母喪服未除即命驛名文寶詢其策畧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且言靈州不可棄於是遣王超西討乃詔復文寶工部員外郎同勾當陝西隨運轉運使事孫全照至綏州乃言築城非便朝論亦多異同丁丑詔知天雄軍工部侍郎錢若水與幷代鈐轄陳興乘傳詳度之倘有所利亟令施功如其不然即可罷役三月李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知州內客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死之濟

在靈州凡二年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焉及被
圍餉道斷絶孤城危急濟刺指血染奏求救大軍訖不
至城遂陷四月錢若水上言綏州頃為内地民賦登集
尚須旁郡轉餉自賜趙保忠以來戸口凋殘今欲復城
之用工計百餘萬又須廣屯戍兵倍於曩日且芻粮之
給全仰河東其地隅黄河及大小鉄碣二山又城下有
無定河緩急用師輸送艱阻且其地甚險卒陣於此郊
授以成筭則前日狄衆侵奪必能戮彼渠魁遏其壯勢

又戎寇之退走也若會諸將襲逐必立奇功陛下復念其請盟許其修好安民息戰示以好生不令邀擊開其歸路臣等無以展尺寸之功上曰北狄自古為患倘思平日憤恚盡議殲夷則須日尋干戈歲有勞費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甚慰朕懷亦卿等之力也保吉進曰臣受命禦寇雖上稟宸畧至於戎人侵突之際分布行陣指揮方畧皆出於繼隆繼隆曰契丹之敗並出聖謀然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及保吉上曰將帥如此協

和共圖勳績軍旅之事朕復何憂契丹雖北去未即出塞頗縱游騎搔擾貝州天雄軍居民驚移入郭詔高陽關副總管曹璨帥所部取貝冀路赴瀛州以張凝為沿邊廵檢安撫使李繼和副之選天雄騎兵三萬為璨後繼以躡戎寇敢肆刼掠則所在合勢剪戮仍遣使諭契丹以朝廷為民庶恐有驚擾出兵廵撫之意又賜王繼忠手詔令告契丹悉放所掠老幼闕衛指揮使劉晉領兵奪戎人車牛闕超等分三路兵營在河南者闕隆石

保吉領之天雄軍始闕照欲閉城拒之王欽若曰闕刑
是成其叛闕勞飲宴闕矣親王闕以雄闕師是日闕曰
不如此則闕事王旦權東京留守闕者旦上言
國家掣闕萬願出錢帛數十萬贖其人闕車駕發澶州
張凝等奏率兵至闕北去不敢侵掠覘得戎首與其母
已過定遠軍王闕具奏北朝以嚴禁樵採仍乞詔張凝
等無使傷殺北朝人上謂輔臣曰昨倘徇羣議發大軍
會石普楊延昭所部屯布沿河諸州邀其歸路以精銳

追躡腹背夾攻則賊必顛沛矣朕念矢石之下殺傷者多雖有成功未能盡敵自茲北塞常須益兵河朔人民無日休息況求歡盟已議俞允若彼自渝盟約復舉干戈因而誓衆中外同憤使其覆亡諒亦未晚今張凝等出兵襲逐但欲絶其擾攘耳左右皆稱萬歲延昭嘗言狄頓澶淵去北境千里許人馬罷乏雖衆易敗凡所摽掠悉在馬上願飭諸軍扼要路掩殺狄兵殲即幽易數州可襲取也奏入不報延昭獨帥所部兵抵狄界破古

城俘馘甚衆李繼昌至狄帳羣情大感悦館設之禮益厚即遣其西上閤門使丁振奉誓書來上戊戌車駕至澶州在澶州時寇準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諠譁達旦上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乎時人比之謝安既而曹利用與韓杞至行在議和準初欲勿許且畫策以進曰如若修葺未備蕃寇奔衝則難於固守况此州城邑焚毁無尺椽片瓦所過山林無巨木不堪採用徒爲煩擾絶無所得宜罷其役若水復詣闕面陳其事

上甚喜納初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爲戍將所服上知之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尋復遣若水巡檢陜西沿邊諸州聽便宜制置邊事及還拜鄧州觀察使李繼遷復以二萬騎進圍麟州金明巡檢使李繼周擊之未解麟州獨輪部署曹璨請濟師上曰麟州據險三面孤絶州將戮力足以禦賊但憂城中乏水既而賊果據水寨詔發并代石隰州兵援之李繼遷率衆攻麟州四面負板薄城者五日知州閤門祗候

衛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慕勇士縋城潛往擊賊賊皆披靡自相蹂踐殺傷萬餘人丁丑繼遷拔寨遁去壬辰上始聞麟州捷奏謂左右曰遷賊猖狂以來未嘗如此喪敗又加以威虐脅從其衆若頻有奔衂人心必離易為圖也詔以衛居實為供備庫使通判以下並遷闕各賜錦袍金帶仍令籍立功將闕而被圍之際暴雨沾闕人皆闕有泉水列寨為防而垣墻闕河東部井匠至州開鑿闕部署以下詔書諭所闕景德元年正月丁未李

繼遷之陷西涼也都首領羅支偽降繼遷受之不疑未幾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至靈州界三十井死其子阿移嗣位名德明遺中使齎手詔諭西面緣邊部署鈐轄等宜承賊遷既死迹圖報攻取之策飛驛以聞張崇貴屢請遣大臣至邊議趙德明事五月甲申朔以兵部侍郎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為鄜延路緣邊安撫使崇貴築臺於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定盟約經置大小皆崇

貴所爲敏中實總其議焉二年六月辛卯鄜延路鈐轄張
崇貴言趙德明已奉表歸款今河西蕃族各守疆界詔
諸部如德明無所侵擾則勿縱兵出境甲午張崇貴自
延州入奏詔諭以繼遷昔時變詐之狀今當令德明自
爲誓約納靈州疆土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署去
官吏盡納蕃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掠者稟朝旨
凡七事則授德明以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賜金帛緡錢
四萬貫疋兩茶二萬斤給內地節度俸聽回圖往來放

青鹽之禁凡五事仍遣閤門通事舍人焦守節偕往呼德明親信示之如能順命即降恩制既而德明使張浦詣崇貴等面議及致書疏但多邀求不肯自誓約也趙德明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先是向敏中及張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久未決德明雖數遣使修貢然於七事訖莫承順累表但云乞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既又賜敏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入宿衛及毋得攻刼西路進奉蕃部綴有爭競並取朝

廷和斷它約悉除之然亦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茍不如約恐乖前議請皆與之上以德明變詐難信儻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等詔令熟計復奏

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涇原儀渭鈐轄秦翰知鎮戎軍曹瑋等各請出兵討賊上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失誠信不許德明初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闕邊不解甲使中國西顧而憂闕滅後更盛強難制願假臣闕

復以河南為郡縣時不闕其書不報向敏中等闕約但令遣長子覲闕得攻刼内屬蕃闕事頗為要切闕願與之闕空接取進奉闕復賜敏中等詔令闕脅攻刼事狀付敏中亦當重作要約絶其闕貴入奏趙德明遣牙校言保吉臨終謂之曰爾當闕納但連表上祈得請而已闕禁雖宣命未許然誓立功効冀為異日賞典上嘉獎焉冬十月庚午朔以趙德明為定難節度使西平王給俸如内地又錄德明誓表令渭州遣人賫至西涼府

曉諭諸蕃轉告甘沙首領辛未以六宅使獎州刺史內侍省右班都知張崇貴為皇城使誠州團練使內侍省左押班都知賞其功也丁丑以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為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常博士趙湘副之賜德明襲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疋錢二萬貫茶二萬斤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戊辰趙德明嘗以饑上表乞粮數百萬上出其奏示輔臣衆皆怒曰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約妄有干請乞降詔責之王旦獨不言上曰卿意如何旦曰

臣欲降詔與德明言爾土災饉朝廷撫御荒遠固當賑救然極塞芻粟屯戍者多不可輟易巳敕三司在京積粟百萬令德明自遣衆來取上喜從既而德明受詔望闕再拜曰朝廷有人臣不合如此

丁冠南遷之禍

天禧三年夏五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冠準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保信軍節度使丁謂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故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

翰林學士盛度以為參政改屬外制遂命知制誥宋綬草誥辭謂甚恨焉謂在中書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甚媿之由是傾誣始萌矣四年六月丙申以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寇準為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為樞使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輒曰闕即利用由是啣恨丁謂遂合謀欲排準翰林闕講姻好而惟演女闕豫難於語言政事闕固劉氏宗人闕準必請闕曰皇太子

闕固萬世基本丁闕臣爲翼上然之闕且欲援億以代
謂闕剪燭跋中外無知者闕準請罷政事上不許與準
闕知制誥晏殊入禁中示以闕臣職也乃召錢惟演須
史惟演闕上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例授準太
子太保闕曰與太傅又曰更與加優禮惟演請封國公
出袖中具負策以進上于小國中指萊字惟演曰如此
則中書但有李迪恐須別命相上曰姑徐之殊既誤召
因言恐泄機事臣不敢復出遂宿於學士院及宣制則

非殊疇昔所見者不知殊所見除目又何等也殊不以告人故亦莫得其詳云秋七月寇準罷是日惟演又力排寇準於上前曰準自罷政轉更交結中外求任用曉天文卜筮者皆過名以至管軍臣僚陛下親信內侍無不着意恐小人朋黨誑惑聖聽不如早令出外上曰有何名目惟演曰聞準已具表乞河中府見中書未除宰相兼亦聞有許以再用遂不進此表上曰與河中如何惟演乞召李迪諭旨上曰李迪何如惟演言迪才短不

能制準惟演又言冦準宜令早出外準朋友盛王曙又其婿作東宫賔客誰不畏懼今朝廷三分二分皆附準矣迪既除相準為太子太傅萊國公如故七月庚午以丁謂闕馬制辭云闕過零陵踰大披闕長問而責之曰奈何闕其在道州晨具朝服如常時賔至笑語自若初準之紲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思準左右亦莫敢對上崩九月丙辰以樞密副使周起知青州簽署樞密院事曹瑋環慶路都部署管勾秦州兵馬起素善準而瑋

亦不附丁謂謂惡之并指為準黨故俱罷自寇準貶斥丁謂侵權至除吏不以聞迪憤懣嘗慨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為自安計乎及議兼職上欲令太子以政令大臣各兼東宫職時迪已帶少傅欲得中書侍郎謂執不可遂草制加謂為門下侍郎兼少師迪加中書侍郎兼丞故事兩省侍郎無兼左右丞者迪舊人當廷中書謂專意抑迪迪不堪變色而起丙寅晨朝迪以謂改遷林特因

訴謂引手版欲擊謂謂走得免同列極意和解不聽遂入對於長春殿内臣自禁中奉書置榻前上曰此卿等兼東宫官制書也迪進曰臣請不受此命因斥謂姦邪弄權中外無不畏權臣願與謂同下憲司置對且言寇凖無罪罷黜朱能事不當顯戮東宫官不當增置又錢惟演亦謂之姻家臣願與謂惟演俱罷政柄望陛下别擇賢才為輔弼又曰曹利用馮拯亦相朋黨上顧謂曰中書有不當事耶謂曰願以詢臣同列乃問任中正王

曾皆曰中書供職外亦無曠闕事頃之謂迪等先退獨樞密副使議之上怒甚乃命學士劉筠草制各降秩一級罷相謂知河南迪知鄆州制書猶未出丁卯迪請對於承明殿又請見太子於内東門其所言不傳謂陰圖後入惟演恐謂出則已失援白上欲留迪戊辰謂以戸部尚書迪以戸部侍郎歸事頗迫遽其制詞舍人院所草也筠所草訖不行已已謂入對於承明殿上詰所争狀謂曰非臣敢争乃迪忿詈臣爾臣不當與之俱罷願

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墪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子進於是入内都知張景宗闕知鄧守恩傳詔送謂赴中書闕鄆州放朝辭即時赴任時闕相謂既復相其制亦卒闕制鈞不奉詔乃更名闕敢揖益有所愧也乾
闕臣曰昨夜皇后矣闕敢應迪進曰迪不得闕
興元年闕初從易以送闕吉州從易因對時貶道州謂
又闕曰當以故事相之謂闕州司馬寇凖為雷州司户
闕使凖坐與懷政交通迪坐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

停主人勿復言曾踧然懼遂不復爭知制誥宋綬草制謂
嬚其不切顧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綬遜謝乞加筆
削謂即用己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
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沉劇皆謂語也謂惡準迪必
欲致之死地遣中使齎敕就賜二人中使承謂旨以錦
囊貯劒揭於馬前示將有所誅戮狀至道州準方與客
宴客多州吏也起迎中使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使故
不荅衆惶恐不知所為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

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書即就録事參軍借緑衫着之短靴至膝拜敕於庭升堦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州縣以竹輿迎之道險不能進凖謝曰吾罪人得乘馬幸矣冐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為之泣下既至吏獻以圖經首載州南門至海岸十里凖恍然曰吾少時嘗為詩云去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今日思之人生得喪豈偶然哉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於他日即自裁不死其子柬之救之乃免人往見迪者中使輒藉其

名或饋之食留至臭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翁以媚丁謂耶余不畏死汝殺我翁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迪由是得全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墨筆記事為輕重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始中使迫迪上道通判鄆州范諷輒留數日為具裝祖餞諷正辭子也初丁謂與雷允恭叶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太后嘗以上卧起侻令內侍傳旨中書欲獨受羣臣朝謂遽在告馮拯

等不敢決請謂出謀之及謂出同列陳其不可且詰拯等不即言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滋不悅允恭既下獄王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間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退朝當留白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且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辨於簾前未退內侍捲簾曰相公誰與語起久矣謂皇恐不知所為以闕出癸亥輔臣會食資善

堂闕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闕惟演蹴踖及對承明
殿闕與允恭交通因出請闕示之又出允恭嘗闕因謂
曰前附允恭闕奏進方其闕遷易幾闕恭同議稱闕此
宗社之闕　帝新即位闕　失奏山陵事耳太闕
　中正言謂被先帝闕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闕司
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闕草詞仍牓朝堂曉諭天下
謂恃權妄作未必真有禍心然天姿險狡多陰謀立意
要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為過也任中正

弟兄俱降黜坐營救丁謂故也秋辛卯再貶謂崖州司户參軍諸子並勒停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寇準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平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謂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

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絶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十一月錢惟演罷為保大節度知河陽謂逐寇準惟演有力焉序樞密直學士題名刋去準名曰逆準謂得罪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拯惡之因請出之

天聖元年九月癸卯始命準為衡州司馬準戊戌巳卒於雷州弗及知也其妻宋氏乞歸葬西京許之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

枯竹盡出笋衆因為立廟號竹林冠公祠五年冬南郊肆赦中外以為丁謂將復還侍御史陳挟上疏曰亂常肆逆雖小必誅左道懷姦有殺無赦丁謂因縁險佞竊據公臺賄賂苞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夭術厭魅宫門易神寢龍崗冀消王氣令禋祡展禮涣汗推恩必慮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要衝冀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請更不原赦上然之八年冬壬辰以丁謂為道州

司户参軍始南郊肆赦中外謂必將内徙刑部員外郎
侍御史知雜劉隨言彼擅移于陵域將不利於君親只
合取彼頭顱薦之郊廟殿中侍御史張錫言謂姦邪弄
國罪當萬死實無可憐由是止徙道州
景祐四年庚辰光州言秘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
語人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外猶得用詐還京數年
未必不復用天下闕非闕其死也天聖三年十二月闕
家寓洛陽當爲書名克闕人致於西京留守付闕得

書不敢私即闕

真宗平王均

西川李順平後人心未寧益州鈐轄符昭壽彦卿之子也驕恣不親戎務有所裁決但令僕使傳道多集錦工織作纎毫所須輒配市人踰半年不給其直又縱部曲掠取之廣糴稻麥敗即勒僧道倫償僕使乘勢凌忽軍校其下皆怨知州右諫議大夫牛冕寛弛無政時神衛軍戍成都者兩指揮都虞候王均及董福分主之福御衆整肅故所部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

咸平二年十二月甲子晃與昭壽大閱於東郊蜀人喜遊觀兩軍衣服鮮弊不等均所部皆懟憤出不遜言戊寅晦晃具酒殽犒其牙隊而昭壽無所設軍士益忿故趙延順等八人謀作亂三年正月巳卯有中使自峩眉山還京師昭壽戒馭吏具鞍馬將出送之延順等乃悉解廐中馬韁使跳躍庭下陽逐而縶之呼喧之際延順率其徒徑登聽事擊殺昭壽幷其二僕據甲仗軍取兵器晃聞變皆逃竄使張適同縋城出彭漢州惟都巡檢

劉紹榮冐刃格鬬或欲奉為主紹榮罵曰我燕人也北棄狄歸朝肯與汝同逆耶亟殺我我寧死義也延順等初未敢加害都監王澤聞變召王均謂曰汝所部兵亂盍自往招安延順執昭壽首未知所適忽見均至即率衆踴躍奉均為主指揮使孫進不從命殺之餘兵及驍猛威武軍悉合而亂紹榮縊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置官稱帝設乘輿以神衛小校張鍇為謀主陷漢州牛冕等奔東川均攻綿州不能克直趨劒閣知劒州秘書

丞李士衡初聞寇作亂以州城難守焚倉庫運金帛東
保劒門均至士衡與劒門都監裴臻逆擊敗之斬首十
數級民之脅從者率多奔潰士衡揭榜召降得數千人
悉置麾下示以不疑均衆乏食瘦弊不敢由故道經陰
平還成都時上北伐聞均反即以雷有終知益州李惠
石普李守倫並爲川陜招安使帥步騎八千討之初知
蜀州楊懷忠聞成都亂時調鄉丁會兵進攻成都戰不
數合懷忠兵勢不敵均致敗績王均復入成都二月懷

忠檄諸州調軍民再攻之賊稍却賊黨三道來攻出官軍後懐忠分兵抗之斬首三百餘級雷有終等自漢川與張思均帥大衆進討王均開城偽為遁狀有終等率兵逕入賊閉門發伏李恵死之有終等縁堞而墜獲免四月王均自昇仙橋來襲官軍有終大敗之殺千餘人初張詠聞晁代巳曰非撫衆材既而果然八月乙卯王均自昇仙橋之敗徹橋塞門雷有終等以官軍至清遠江浮梁而過渡直抵橋下於北門之西奪舊草場因築

壘馬依壕為土山分設鹿角造梯衝洞攻車攻具石普專主之高繼勳張煦孫正辭攻城東上官正李繼昌王侁攻城西楊懷忠與巡檢馬貴攻城南賊衆趙延順盡驅兇黨以拒官軍既而延順中流矢死神衛軍使丁萬重代延順據東城門接官軍又射殺之然每攻城則雨甚其城滑不能上官軍及丁夫為洞屋攻城者賊又鑿地道出掩之多溺壕中死者千餘軍勢小衄賊大宴其兇黨歌吹之聲達於城外時方暑濕攻城之人多被疾

有終市藥他州自和合療之復遣洛苑使入内副都知秦翰爲兩路討賊招安使翰既至與有終計議於城北魚橋别築土山是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鴈翅敵棚復洞車以進逼羅城賊亦設敵棚號喜相逢樓九月戊寅官軍焚其敵樓賊氣始奪乃築月城自固均起農夫戇懦無謀其僞宰相張鍇者性狡猾素習陰陽以營惑同惡先是均每日言大軍若至我當先路出迎自陳被脅之狀鍇聞之即擇軍中子弟署寄班以防守均不令與

人接於是詒遣均子姪親族至城下招降官軍射箭開諭錯得箭即令焚之均皆不知也王均多為藥箭射官軍中者必死雷有終募敢勇士穴城間道蒙氈舉燧而入悉焚其守具于東西北寨鼓譟攻城有終與石普分主二洞屋以進普已穴城暗開城門賊鑚戟擁路衆未敢進有二卒出請行許以厚賞乃麾戈直衝賊鋒稍靡遂克其城有終登樓下瞰賊猶以餘衆寨于天長觀前密設樂於文翁坊高繼勲曰轉運使馬亮願得稭秆油

粈乃合衆執長戟巨斧秉炬以進悉焚之楊懷忠又焚其天長觀前寨追至太安門復敗焉前後殺賊三千餘人是夕二鼓均領餘衆出萬里橋門突圍而遁有終尚疑宄黨潛伏遣人於街鄽縱火詰朝與翰登樓門牙吏有受賊署為三司使者捕得立樓下乃積薪於傍厝火其上盡索男子魁壯者令辨之曰某常受偽署某職不復推究即命左右捽投火中自辰至酉焚數百人頗為寃酷李繼昌嚴戒部下無擾民凡獲婦女幼童置空寺

中分兵守衛事平遣還其家冬十月王均自成都突圍走渡合水尾由廣都略陵榮趣富順監所過脅軍民斷橋塞路焚倉而去雷有終先命楊懷忠領虎翼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為援先是朝廷每歲孟冬朔詔富順監具酒殽犒内屬蠻酋是日裁設具而均黨適至皆就食焉結筏渡江趨戎瀘蠻境閗懷忠追騎至甚易之均謂其黨曰速降懷忠之衆令負袒以行懷忠距富順六七里地名楊家市少憇焉賊衆在後者邀戰市側

有高原懷忠遣親信五騎登原覘賊懷忠語左右曰縱賊渡江後悔無及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陣擊賊賊衆散走有擊舟將渡江而遁懷忠令彊弩射之溺者數艘懷忠張旌鳴鼓入城均方在監署其黨多醉均窮蹵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首以詣懷忠又獲僭偽法物旌旗甲馬甚衆擒其黨六千餘人逆徒殲焉懷忠旋軍出北門石普始至奪均首馳歸成都梟於北市辛亥雷有終遣寄班供奉官楊崇勲馳奏益州平賜以錦

袍銀帶器帛崇勲薊人也乙丑雷有終言王均伏誅德音赦川峽路死罪囚以有終為保留後秦翰等九人並遷秩止管正與石普不叶翰恐生變為曉譬和解之正尋移疾歸東川故賞弗及是役也楊懷忠之功居最為普所掩止徼閒之遣使按視戰所盡得其狀既而懷忠秩滿受代歸闕復自供備庫副使擢崇儀使領恩州刺史

太平治迹統類卷五